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范文正集卷十一

宋 范仲淹 撰

碑銘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  
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

子極於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於  
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  
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  
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  
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  
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  
史司馬方睚眦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  
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

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諂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妒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拒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

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

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  
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臣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  
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  
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  
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  
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

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  
之饋輸識者韙之突厥再寇趙定間出公為河北道元  
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所脅從者咸  
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  
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  
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  
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  
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

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人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

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  
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  
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  
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  
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  
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  
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  
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

老與汝天子公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  
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復  
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  
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  
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大  
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丈士齷齪思得奇才  
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  
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

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  
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  
為皇太后于嗟乎薄大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  
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  
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  
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  
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  
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

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  
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  
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  
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懣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  
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  
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  
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銘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  
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逮夫王道缺漓  
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觀也我朝用舜  
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使莫敢不勞而有清  
河張公之最焉天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  
監為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  
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為正卿厥生  
帝師首造大漢唐失公謹丈皇以勸暨安史亂華衣冠

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為汝  
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竦義映於一鄉考  
諱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封高平縣太  
君都官端脩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  
諄蚤暮篤子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既而慷慨興  
人語方畧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於春官所尚弗合退  
居于易時太祖既定大業太宗乃輯羣瑞經營天下使  
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走命於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

賢或為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於光大其  
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歷崇班承制于  
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大思使昭州刺史薦拜西上  
東上閤門使除乾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權酤于  
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  
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摧其鋒遷益簡路都巡檢使  
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刺舉  
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畧典辰溪郡又平涼鎮

戎二城西陞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夸再亂持節安撫辰  
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之重  
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  
兵以壓庶羌蓋西諸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  
橫海軍又徙瀛州高陽闕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歲餘請  
老不獲命復涖清池郡已而露章至于再三今上念功  
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  
明年孟春庚寅啟手足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

悼之舉延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庚申葬於汝  
陰縣之懷音鄉從先域也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  
劉氏生子曰孝竭與夫人皆亡今夫人江夏黃氏出大  
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  
曰紹宗今為侍禁曰紹先為殿直並幼公位登二千石  
權嘗亞大總管階至光祿爵為郡公考終于鄉邦國人  
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雲侯有終辟  
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

叛據巖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況於人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邇磔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夸人中彭姓一族稱其彊黠溪洞數州署兄弟以為守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叛邊鄙

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  
夸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夸  
又侵我帝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  
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雖微天地不能絕其類先王毆  
之無猾夏爾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夸  
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謀夫駭其族曰天家使  
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夸乃  
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為

君請夸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後其命數貢賜如  
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夸人之誓揭于  
疆首自茲威懷迄今將二十年葺復為患詩云式固爾  
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鶚集於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  
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醢利方剝議  
者咸峻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戕  
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熬波之具貨入  
于縣官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

自是鹽算大充于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  
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  
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而  
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為百谷王彼日之潮有  
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  
禦哉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恡乎力  
僉從我謀而蘇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  
時決溢汨我農畝涸我糧道公請增長隄二百里旁錮

巨石為十閘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  
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  
無畏曰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茇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  
里厥廢曠久秋濤為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  
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護九  
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為郡而圖焉詔以本使兼領  
之堰成復逋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

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  
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嘗使于夏臺時納款惟  
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  
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  
方于宣謂夸狄為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  
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彌重歷雄武河間  
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淨如叔  
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

西北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操自若諸將伏其疆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一養于家雖享祿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為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途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

當自表公曰國家庶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為  
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勲異不得而謝焉公祇事  
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  
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博也  
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脩水利如邵南陽議  
食貨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  
金石而不可朽矣將終召掾曹沛國朱寀草理命於牀下  
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

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為我請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畧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賴之濱星萃于上炳為哲人儀茲聖辰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彊禦猶仲山甫維侯之言迺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有孚邦家之樞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寇禦彼災害吾民是賴我生既勤我年斯臻迺懷故園迺謀嘉賓鼓缶而嬉以休厥身帝

錫我侯歸牧于鄉錦裘煌煌衡鐙鐙故老飲歌吾閭  
之光我侯為何四方是力誠加于物心竭于國始終一  
德侯斯往也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銘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唐季五  
代之否嘉遁不顯父弼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妣某氏贈  
滎陽縣太君初侍郎觀皇家之興乃以儒行教子曰可  
仕矣公夙夜簡編絕而復續雍熙中以明經中第解褐

涇州長原尉丁太夫人憂服除補潁川郡法掾又居侍郎之喪皆哀毀過人鄉閭志之既練朝廷以前公在潁川辨析冤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陞見拜大理評事知秦州海陵縣時江淮內屬未久吏姦民囂陵弱暴寡視宰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始服事于官上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遷光祿丞充刑部詳覆官閱天下案牘駁議無隱一切以正真宗嗣位改大理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公

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內外  
遷太子贊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  
遷國子博士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戶多用  
豪力二千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  
白馬為朝廷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  
者官吏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朴公於部中  
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家簿責于庭衆  
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況吾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西

北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此徙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望風以畏莫有寃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服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郎中西陞宿兵食貨為大公視民豐儉斂收以時邊廩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民飛輓以實邊郡人或媒孽以為非便朝廷惑

其說徙守回中郡既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知鳳翔府且有錫勞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運必借民操篙沿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破產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戶公重為立法使得均一于今民道之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寮屬請以上聞公曰昔劉昆為郡而虎渡河及帝問之昆曰偶然爾此劉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質厚有古人之心焉遷司勳郎中亟召還臺公歎曰吾

年七十有五精力猶彊恩獎未衰豈不自知其止耶遂告老于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公既退即家于長安聚書數千卷教子孫樂林泉每誦白傳歌詩以怡性情凡十二年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于開封之某鄉某里附先侍郎之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內鄉縣君先公而亡有三子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規耀州三原主簿次曰拱辰成

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贄次早亡次適閭門  
祇候陳惟一次適臨濮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  
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  
男七人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掌泰州西溪之鹽局日  
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穀不能生百姓  
餒而遁者三千餘戶舊有大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  
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  
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渾而死者百餘人道

路飛語謂死者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  
有中罷之議遽命公為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  
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為海陵宰知茲邑之  
田特為膏腴春耕秋穫笑歌滿野民多富實往往重門  
擊柝擬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  
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仍與  
張侯共董其役始成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  
二邑逋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毋憂去職二公實成

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民哉其  
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為銘而不讓辭曰

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觀文斯興執經以起自邇而遐幹  
于王家法以持姦政以塞邪七守列藩四當外計曰勤  
曰恭克威克惠告老于君以休吾身鼓缶而歌十有二  
春子子孫孫詵詵濟濟九十其幾手足云啓福歟壽歟  
有終有初豐碑巖巖我得而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羣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  
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  
弗悖無復鬪兵于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算善樹  
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庶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茲  
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庶讓之君子矣公諱濤  
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  
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  
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權天人蓋吾曹敵也自

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權鹽院判  
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  
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  
急為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  
為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旬弗  
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  
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罷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  
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

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  
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  
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  
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真宗  
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  
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于長春  
殿上悅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  
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彊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

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  
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  
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彊  
人畏如豹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  
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  
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  
斬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已事無得告言遂著于  
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

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榷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文行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恥  
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  
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惴  
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  
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  
采乾興初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  
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  
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睢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

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  
意願陛下裁損搢紳黷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  
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  
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  
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  
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  
葬于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  
始為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乃為

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於  
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  
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  
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為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  
歸朝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  
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  
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  
公安令鎬為某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為某官公

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

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  
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  
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  
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為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  
退得廉讓之體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  
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  
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

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脩其行人尚刻明  
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乃勝于  
嗟乎壽以仁至名由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  
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籍山海之出以  
為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廟廩卿士  
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絕代能臣持變通之

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夸吾作輕重之權  
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有高潁唐有  
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  
朝廷雖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  
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  
面褒其能屬以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  
親製寬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  
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賚天下至于真宗山陵

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需然  
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  
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  
徽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  
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  
卽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第  
釋褐爲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  
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

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  
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  
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  
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  
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真宗即  
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為  
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絕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  
來方銳孰可與鬪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

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  
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  
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  
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  
其窮手署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脅  
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  
門鈐轄裴臻併力擊賊斬首數千級敗走保成都公即  
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

獎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劍門  
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  
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慶州  
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  
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賈  
于邊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  
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為陝  
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諍於帝前曰邊路阻

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  
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  
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  
虜為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  
時商不易業外不為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絀錢  
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  
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為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  
陝西果無效而罷卒如公言領荆湖北路轉運使歲餘

徙陝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  
權酷獲遺利蓋億計乃奏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  
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  
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  
兵之計擇使為難輟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  
言民乏泉貨每春取絹直於豪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  
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  
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州

同幹供億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使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為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奧宜得巨人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募月詔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闕須帝曰河朔未可無卿除都轉運使恩數廩祿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共職積穀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公奏曰豈不為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

使明年大蝗民多阻飢公悉發倉廩以賑之仍輦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河決于無棣將圯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而水不降公奏曰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月大水出舊城丈餘民不為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繫囚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餓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其奏即日下密詔民有歲凶為此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秦

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緡錢繒續糧芻鉅萬數又請罷內帑錢帛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雄軍又東齊大歟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為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問并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為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間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獎勞

之及為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闕征算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產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至便殿奏事拜則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

朝廷優寵老成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  
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  
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  
罪公以親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  
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  
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  
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理公有  
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娶

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  
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不顯不仕不績同學究出  
身並早世不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畧改崇儀使  
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不緒尚書水  
部郎中不遠殿中丞不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  
郫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  
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善辯論明於  
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員嘗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

又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恕政刑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彊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兮正基其摧巍巍巍先帝兮法道法天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拔公之才兮屬諸利權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睢千乘萬

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億何算兮無  
一不宜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大賚兮如泉不窮  
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久於貨  
政兮人將無徒公嘗寬之兮民易以趨曾不加賦兮抑  
有羨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  
門閭不圯兮表於闕中峩峩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國  
史兮千古不空

范文正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范文正集卷十二

宋 范仲淹 撰

墓誌銘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衮字公儀世為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祿考諱某汝陽之廬令累贈光祿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內縣太君皆積德深長慶

著來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亨開寶八年太宗之尹開  
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嚮如雲是歲秋賦公卿送  
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為之首覆策于庭復有高等時  
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釋褐除江寧府獄  
曹掾本路大使言聽決詳明上既御大器北伐太原促  
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  
狀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  
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

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惡新民耳目以前均權浙右坐  
聯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幾辭之移倅弋陽  
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  
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  
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  
館賜服五品判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  
奉安先塋請理覃懷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內人歌  
焉又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往刺遠人便之真宗即

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以誣  
命公脩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獲須正人也公在館  
三進秩至於職方員外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面改  
兵部方將圖任邁疾求解不得去以景德二年四月二  
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娶朱氏  
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曰琰有  
文與行擢進士第今為太常博士奉朝請叔曰琦恭謹  
有立今為右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曰頊早亡一女適

進士張濤朝廷贈公尚書戶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  
太君子登朝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懷之河內縣某  
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彀郁  
郁登瀛榮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內朝端立右史直道  
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時賢者弗達天  
乎可疑葬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祕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榷酤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

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葬于此山之金雞原斯又大過  
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  
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  
史存焉皇考諱晃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  
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  
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  
夫人夙夜誨導內惟節儉外豐禮於賓客俾令人是親  
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

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  
祿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  
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  
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人從  
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閭  
沒反真於福地某於祠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于堂上  
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高

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仔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朝廷命討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照為吳越王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文典吳越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太君少卿子五人曰興宗

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補為郎象宗忠懿之壻也從而還朝以文召試拜光祿寺丞公精於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天下士公中甲科初命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州武進令皆以廉愛稱遷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除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淝川權酤朝廷以西蜀天下之富昔者吏嚙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為亂宜清舉者往焉公

例改知蜀州晉原縣今上即位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拜尚書屯田員外郎有監郡之行公以思事松楸願得餘杭一閒局莅之詔從其請再募求分務南都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又以籍田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終于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再娶李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煜暕皆舉進士昞從其補今為歙縣簿煜暕並策名煜不赴調暕解官俱就養左右

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公孝悌之性不避禍難  
初江浙始下關譏甚嚴衣冠之族咸促赴闕下無敢私  
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匿夜馳以及於葬兄道宗有才  
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士為搢紳先生所推諾公友事  
之如在膝下易衣并食不改其樂有兄子翼幼依於公  
愛之如傷教之若不及以至于成宗黨稱焉相國潁川  
公襄司漕漕公在武進諸郡有難獄多命公決之在海  
門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卜良地鑿大池廣方百

步積泉袤丈自是雖甚旱暵人常賴之又邑有大瀆亘  
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人咸利焉公  
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園逍遙其間多素食清居非有道  
者不接晚年制斂服葬罷而命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  
我于父兄之側魂如有知得事親於地下諸子如其教  
以其年十二月甲申葬于錢塘履孝鄉峴陲嶺之先塋  
禮也其以公年德嘗脩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却焉而息孝友之風樹

者無幾公乎何心沒焉不已遷惠于民抱道于身于嗟  
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為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武  
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采  
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  
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  
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

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為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  
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羣書東游長安昌黎韓丕復居  
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  
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  
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  
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  
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遷判登聞鼓  
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

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  
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  
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  
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脩  
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  
公自白衣已有意于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  
脩藉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  
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囂然而莫敢言者獨公

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悟璽書褒荅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

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荅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于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迴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為之感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真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

王之道為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  
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  
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  
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  
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  
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  
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  
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

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  
兵部尚書寶元幾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于泗州臨  
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  
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為駕部員外  
郎次曰慶餘今為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  
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  
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  
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

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于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  
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為之訓誥故教化紀綱  
莫盛于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  
丕紹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  
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  
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  
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于古  
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于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履業

索文于江外某敢約而脩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  
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  
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  
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祔焉禮也  
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

明著于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某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孝于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娶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于陳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澈皆隱于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普寧郡太君公少而

個儻負氣格錢氏為國百年士用補廕不設貢舉吳越  
間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辭及歸皇朝端拱二年  
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為許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  
廣濟宰又補憲州錄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  
舉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  
升本省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權茶事兼知  
桐廬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  
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

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  
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戶部郎中  
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  
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  
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  
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  
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收餘杭郡踐  
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長

子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邊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三十日糧以從之索公方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為百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公乃遣公入奏召對適刻公陳邊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其奏具示甄拔之意後大帥李繼隆果與寇遇十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其帥移文曰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

我糧為歸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  
還無以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  
遂以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河北  
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潞州人有虎患公  
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效歟按池  
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  
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  
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為坐在江淮制置

日會真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愛其才面加獎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舶困風于遠海食匱資竭久不能進夸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萬以貸之吏曰夸本無信又海舶乘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夸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

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為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西京之行以家君朱紱

為請上曰胡某為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生  
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廣州  
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  
哀去職得盡心於喪葬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  
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為私  
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  
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  
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之見以

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遣而還又濟陽  
丁公為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  
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感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  
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  
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  
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  
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不人不謂之賢乎夫人潁川郡君有  
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

知睦州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  
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  
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  
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參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顯  
川之誌某非特為重齊哀之情嘗倅宛丘郡會公為二  
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  
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為兮千載後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  
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  
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  
善于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  
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  
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縫衣爨殮必躬親之至舅姑  
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

天下之為人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加以純儉而仁并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為諫議大夫進封本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葬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曰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葬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為本郡人其先食邑於邨後子孫失國而為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諱延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

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權酷歲金二十萬貫為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沈俊辟

為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  
寬孝悌于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己  
子與人交篤於信義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  
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  
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邵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  
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  
命齋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滕侯極意以營之有以見  
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

銘曰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昌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  
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  
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  
月某日葬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  
之子孫累封于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

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  
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為樂考諱  
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時筆與宗族居鄉黨稱  
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  
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  
於彭城令相國隴西公迪時為監郡得公詩語歎曰渠  
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真宗皇帝臨軒以  
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陞堂堂英偉進退

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遂下詔俾金吾給  
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  
北海郡召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  
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脩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  
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為學士兼侍  
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為  
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

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  
侍郎參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  
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秘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寇  
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  
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祕書省正字長女  
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某自布素從公之  
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  
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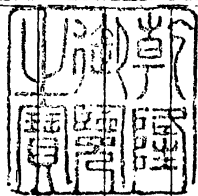
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溼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槩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為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為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嘗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明肅太后時用事中貴人董脩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

為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  
而出至高密會歲饑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  
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  
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  
復立閤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追班前  
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有力焉在樞密院海  
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  
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內之荆湖間活以閒田奈何求

生而來委之兕虎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為民盜從  
而戮之酷又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為亂捕之歲餘宜  
桂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至  
公於中外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見佞色則嫉聞善  
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為心與大臣居和而不  
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為之重刑  
賞為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  
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

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光亨  
于真皇真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迺眷  
正人參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恕以待  
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天乎豈不有心奪此令人  
我懷憂深箕山我我潁川悠悠山為陂兮川為丘公之  
名兮與日月留



范文正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文正集卷十二至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查善長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周 鉉

謄錄監生<sub>臣</sub>梁朝鼎

欽定四庫全書

范丈正集卷十三

宋 范仲淹 撰

墓誌銘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

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

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  
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  
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  
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  
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  
幼而有文伯父丈正公為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  
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矣

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  
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  
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  
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  
風岸高峻搢紳仰望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  
薦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為博士  
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  
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

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  
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  
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難治公至斷  
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橫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  
謂往之使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  
醜而當廟食耶吾為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  
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為不祠  
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

今號為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  
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  
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  
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暮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  
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死遂劾之  
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  
悛者胡為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  
民皆競為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

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為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為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院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為重諸道轉運使競

進羨餘幾千萬斬助軍之獎實瘡痍細民以為已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為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脩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風義舉公以代脩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為搢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選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

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  
必易其罷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  
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  
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領陝  
州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  
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迺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  
慶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黃堂享年四十五靈柩  
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賻公生相門而弗驕弗

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蘂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宦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游以言事被

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  
曰為無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為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  
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為數郡為清心以思治行已以  
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  
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  
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  
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  
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奉養焉憂樂同之弟素

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畧使公食不甘寢  
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  
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  
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於春官處徒勞者  
久之公為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召端一試朝廷許  
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  
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寶元總錄  
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

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弔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必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為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  
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  
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于野兮  
葬之于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  
與白石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誌  
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為開封

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錄乃以傳聞并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晉朝知制誥至周為給事中史有本傳祖諱琰有才識字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為推官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

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為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鬪即時斃仆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參軍在職脩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

除為許州鄆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  
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  
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  
以示於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脩本邑孔  
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羣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  
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  
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  
榷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使之朝廷獎其勞改太常博士

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榷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是弗辭厥命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漑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

使兩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下車訪能吏徹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夸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義隸于辰州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辭皆

不實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橫求割近邊土  
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狡而無厭我當  
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義始  
知懼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  
素為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  
服民愛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  
館就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  
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

達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寬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為啓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為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廩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

幼女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兢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  
王宗慤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  
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某月日葬于  
鄭州新鄭縣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交而親從  
其孝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播  
仁殖義位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君子  
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魂兮相

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公諱紹方其先雁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間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盛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

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收帳下多掠獲漢家  
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  
非有罪辜將孥戮于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  
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于異域哉考妣既  
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  
真宗憫然嘉之補職於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  
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祥符中主邵  
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戍兵屢履峽口溪洞亦

乘聲嘯聚一日迫寨圍而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  
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  
事衆皆肅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  
級蠻雖衆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  
敢內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我自虜還漢獲從  
王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  
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輩  
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進士

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第  
一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為陝西道宣撫副  
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  
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  
命況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畧使公在疾經畧  
屢求省侍有詔敷勉遣中人尚醫軫視公以慶厯五年  
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贈  
贈焉經畧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

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橋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畧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祕書省校書郎許州鄆城主簿次曰沃護幼亡次曰洵潁上主簿次曰泐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

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令張  
子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  
貌詰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游  
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狄而華公教其嗣挺國之器厥後既隆又  
壽而終天子贈焉大夫弔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諡忠獻

范公墓誌銘

慶厯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為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賙賻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司議行諡曰忠獻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為校書郎并帥孟公暉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既成遂為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

在蜀為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  
考諱某以太傅廕為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  
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  
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  
常質衣以為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  
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已薦公廉  
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  
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

初公為洛陽主簿實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紀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淮陽倅成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

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  
以往僉以公為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  
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  
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  
給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內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間  
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  
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遶廩自是河朔財  
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

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西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為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計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

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藉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為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參掌

機務知無不為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  
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為甚百姓轉  
于溝壑公先減廩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  
人躬自撫視至染癘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  
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恩不  
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  
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  
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

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  
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圍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  
出境上城中守卒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陴  
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  
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歿城中大恐無可守  
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  
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  
之曰吾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為虜魚肉神享廟食于

茲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  
為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  
斯又至誠之感為不誣矣然二帥既歿累公左遷戶部  
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  
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  
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政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  
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  
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羣盜集于襄鄧浸淫汝

洛間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過兼示恩貸  
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  
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大冗宜遣使擇去以  
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  
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  
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稿累篋及  
其沈疴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  
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為時名卿藏書僅

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攜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

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  
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  
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  
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  
孫秀異簪紳豈陰德之在歟某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  
以公善狀求為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  
為股肱皇猷克贊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乎

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興夜寐則善之  
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葬于先塋  
舊柏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  
銘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  
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  
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

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廊  
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  
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  
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  
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  
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池百有五十尺始至  
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  
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  
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  
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  
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  
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  
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  
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  
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

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  
虜寨虜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  
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  
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  
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  
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  
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  
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

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廊延路駐  
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厯二年春  
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戎潛連助  
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鹿  
下與之衣服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紬  
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  
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  
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

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  
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草其心朝廷  
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懼  
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  
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  
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倔彊自處未  
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  
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

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几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墜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栗

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羌屬無復敢貳君戒諸  
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  
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  
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  
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  
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  
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  
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  
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  
環為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  
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  
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  
號疆梗在原為孽寢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  
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  
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

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我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厯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啟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詔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

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廢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讜者姦利事露逃之

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  
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  
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  
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  
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  
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  
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  
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

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  
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  
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公非辜改知虔州贛  
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  
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  
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  
書而已莅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  
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

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  
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  
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  
班奉職皆有立人也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  
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  
籠羌夸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  
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謀者還  
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

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  
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虜  
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  
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  
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歷維連泰三州從事

在泰日子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  
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  
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  
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  
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  
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窮  
究君與祕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為  
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

有鯁議暨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  
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  
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既而  
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  
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  
郡震駭君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  
始安又以金縉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

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  
予時為環慶路經畧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為三  
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  
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州土  
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復  
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目此數事乃知君  
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余充陝西  
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

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  
奏言今既置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畧亦帶  
招討之號稱呼無別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  
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  
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為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  
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  
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  
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

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  
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既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  
為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  
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  
職庶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  
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黃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賙賻禮  
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于朝及聞其  
終泣而誅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

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於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也曾祖裔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畧進前渭川軍事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相次適進士劉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廬墓側踰年

手植松柏數萬株生平好學為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  
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  
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玉  
山雪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  
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為之記  
重興岳陽樓刻唐賢今人歌詩于其上予又為之記君  
樂於為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  
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曹辯  
論弗摧主畧邊方智謀橫來嗟嗟子京為臣不易名以  
召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  
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蔽于雲霞君今已矣  
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誌

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

為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  
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  
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  
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  
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  
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為賢矣君諱問字道  
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  
主試官親嫌者別試太常寺子始在祕閣命往尸之得

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於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厯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縉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畧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

其明屬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  
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  
餘戶陝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  
宣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畧使鄭公戩顧  
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  
畧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畧君幕中仍主州庠以  
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  
代龐奏君以本官兼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

慶曆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  
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  
宋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  
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  
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  
不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  
道違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君子之道恥

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弗知知而無  
可奈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孔子之門則當  
旌其人而不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遜贈  
禮部侍郎父諱泌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祿少  
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  
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

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間丁光祿憂朝廷錄光祿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今樞密直學士蔣希魯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吳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倉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于朝廷以疾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曆三年

三月五日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  
金城縣君子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  
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  
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于予予天禧初為譙之從  
事光祿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予始識君見君文雅  
有議論不敢以子弟罷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  
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予益愛焉君既祿仕  
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

修弗克樹勲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豈  
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為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  
夭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為多焉小人之為  
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  
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可謂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自然  
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奈何如川之去兮無  
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兮徒為半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處  
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某事錢氏  
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  
祕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真定府武信軍掌書  
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  
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  
二年以某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

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巖縣慶厯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為城用甃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擇水之衝甃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

堅而後增至于成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民而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飢者獲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黃巖大邑民數萬戶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

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為解其仇  
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薦之府君  
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矣何用官為遂請老朝廷  
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  
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  
餒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臯所入日為雞  
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  
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

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汾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願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

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逝

馬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伴從義方  
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文正集卷十三